

这是一个中国人，关于20世纪30年代后70年  
的记忆：社会、人生、家庭、风俗、道德、经济  
一段闪闪烁烁，五彩缤纷的见证  
风云诡谲，呼吸翌烈，叹息沉重  
这是五千年中国社会、经济空前大变革的时  
空心灵和行为的白描  
注定了它要藏山传世，承前启后



# 沧桑七十年

· 任 丁 ·

海潮出版社

这是一个中国人，关于20世纪30年代后70年  
的记忆：社会、人生、家庭、风俗、道德、经济  
一段闪闪烁烁，五彩缤纷的见证  
风云诡谲，呼吸罍烈，叹息沉重  
这是五千年中国社会、经济空前大变革的时  
空心灵和行为的白描  
注定了它要藏山传世，承前启后



# 沧桑七十年

· 任 丁 ·



海潮出版社

# 沧桑七十年

任丁 著

☆

海潮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三环中路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41)

大连市东晨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---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3.25 字数:282 千字

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000 册

---

统一书号:380151·005

定价:22.80 元

# 知史一面镜

周宏冰

1 古人有句名言：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衰。

这部回忆录，就是一部可以让你从侧面知一些历史的镜子。

2 我能为任丁的回忆录忝写前言，完全是缘分。是三十年前一面之识，三十年来不曾谋面又接上关系的缘分。

三十年前，即1975年，春天，我还是个战士，二十出头。在役海军福建基地后勤部。因为发表了一些东西，被基地政治部借调到宣传处，撰写海军一个英雄战士的长篇报告文学。

一天，负责文化工作的徐干事告诉我，晚上要给本处一个老宣传干事送行，他复员了。这位宣传干事写过、发表过不少东西，是很有文采的，你应该认识他。还是你的老乡，河南人呢！在我的印象中，复员就是什么职务都没有了回家。为什么会这样处理他呢？徐干事含蓄地笑笑，有点什么问题吧。什么问题呢？我也没有问，他也没有说。当时还没有下馆子之说。大家把四张桌子拼对起来，摆上大家兑钱买来的花生米、



海产品什么的,为这位复员的的前辈饯行。几位处长、副处长来了,全处在家的干事来了,这位复员前辈的全家人都来了。妻子,两个儿子,一个才六七岁的小女儿。他个头高大,相貌堂堂,眉宇间显露出和善和聪慧,但也能看出谈谈的哀愁。

一开口,一口标准的豫南口音。

这个人就是任丁同志。

席间,政治部的领导也来了,其他处的处长、干事也来了。他和老同志们喝了不少酒,说了很多话。有些我也听不懂,也记不住。但徐干事说他很有文采,发表过一些东西,我可记得“登登”的。因此我也和这位素不相识的老乡拉呱了几句,并祝他万事如意。他给我说得什么话,我已经忘却了,但他说他是河南信阳人,这次复员就是回老家,我可记得清清楚楚。他在我的小通讯录上,写了他复员后的通讯地址:任丁,信阳外贸,不知为什么,我更是刻在了脑子里。几十年没有丝毫忘记。几次和战友探家路过信阳,我还对战友们说,我们处一个老干事复员在这里的外贸。我还曾想在信阳下车,看看这位老同志。但种种原因,主要是不在信阳中转换乘,一直没有如愿。

白驹过隙,弹指就是几十年,我从基地调到舰队机关爬格子,又调到海军某学院吃粉笔末子,又转业到大连某艺术团体“忝陪末座”,仍搞创作,碌碌无为,事杂路岖,很多熟悉的人、事都忘掉了,怪也不怪?“任丁,信阳外贸”这几个字,却始终在我脑海中留着清晰的痕迹。虽然也不知道此人怎么样了。

但是突然间,2004年7月,我接到了一个电话,一个陌生

人的电话。

陌生人说他叫任丁，原来也是福建基地宣传处的。我这个人很喜新恋旧，立刻很惊喜地说，哦，我知道你，你不在信阳外贸吗，这么远打电话，有什么事吗？他回答说，他在大连！我还以为他是来大连出差的，再问他什么时候回去？他的回答更使我惊喜了：“我现在在大连有房子，就在大连居住！”

我俩就这样见面了，约好了在世界级的商店“家乐福”的门口。他不认识我，我可一下子就认出了他来。没怎么变样子，也没老到什么程度。高高的个子，沉稳的表情，像一株秋天里的大柿子树，阅尽了沧桑而自若坚定。

他说，是我们退休在上海的老处长，告诉他我在大连的。他又通过我在大连的老战友，找到了我的单位，进而查到了我的电话。

再后来，他给了我他写的一部回忆录。

3 老实说，任丁的这部结集作品，刚刚给我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在意。我在文学艺术界五马六混几十年，查阅的各种回忆录很多，尤其是中国近现代人的回忆录；未发表、出版的回忆录，转到我这里，让我帮忙看看的也不老少。凭心而论，转到我这里的回忆录，使我感到新鲜的不少，能把我感动的却还是鲜见——当任丁刚告诉我，他写了一些回忆录，并把软盘给我的时候，我以为也不过如此而已。但当我打开电脑，看了头几行时，眼睛一下子发亮了：“主席台上，身材魁梧，体形稍胖，海军军官们都熟悉的团副政委，却穿了一套陆军列兵的苏式‘套头’制服，戴了一顶船型帽。不对号的军服几乎绷在身上，

因为脑袋硕大，船型帽也随时有滑落的可能，让人堪忧。”我笑了，有味道！我几乎是“手不释卷”地读了下去……

于是我的眼前，又出现了很多很有意义、有意思的文字。

他的文字中充满了风趣和风情：

——当时的淮河，能捕到一二十斤的大鱼，我记得一次买一条鱼跟我一样高。买甲鱼一次也买十来个。我们那里宰甲鱼，是用一只脚踩着它的盖子，拿一只筷子撩逗它的嘴巴，甲鱼很凶，咬住死不放松。这时就用力拉紧筷子，顺势把它的头剃下来。我很怕甲鱼，活着的甲鱼是不敢靠近的。一次，我用手指逗刚被剃下的甲鱼头。我戳着它的嘴说：“给你咬，没本事了吧！”谁知那该死的家伙还能咬人！它张口就咬住了我的手指肚！我猝不及防，大叫一声，用力一甩，手指肉被“逮（河南方言，“甩”的意思）”掉一块肉，鲜血直流，我立即大哭……

——接生婆接生的方法也特别。她叫妻子反坐在椅子上，两手抓住椅子的靠背，还在地上铺一块油单布。每当妻子疼得忍不住大叫时，接生婆就喊道：“使劲！使劲！”妻子被折腾一夜，到天亮孩子才呱呱坠地。妻子的下身撑破了，接生婆也不知道缝合。

——孩子也病了，瘦的皮包骨头。母亲相信偏方，说“五灰”能治。她找来指甲灰，老土坯墙上雨水淋的泥道道灰，破芭蕉扇和屋山墙对流洞塞的稻草烧成的灰，最后又抓一点锅底灰，加水和好后就往婴儿嘴里灌。妻子说：“不卫生。”母亲说：“我活几十岁还没你知道的多？”

他给我们揭开了历史的一角，当时的货币交易：

——有一段时间，那里的商品交易媒介主要是银元和铜板，不知道是这两种货短缺还是别的原因，市面上还有一些私人印的纸币和布币。出纸币的人一般都做着生意，流通的范围也很狭窄，信誉很差。一次，我在邻居家玩，他家大人拿出一张揉得皱巴巴的票子，叫我到出票子的酒店里打酒。我高高兴兴把酒打来，他家大人还夸了我。我把这事告诉父亲，父亲训了我一顿，说：“那是酒店老板出的票子，亲戚朋友甚至熟人，都不好意思拿他的票子买他家东西，这是得罪人的事，下次可不能再做这样的傻事了！”

——某一天逢集，大人给几个铜板叫我到街上买青菜。卖菜的从头到脚打量一番，看我像个小当兵的，张口要高价。因为国民党撤退后，法币已成了废纸，八路军的中州票还没有取得信用，所以，拿中州币买菜，要比银元、铜板高几倍。我拿出铜板说：“铜鸽子。”他才把菜价降下来。

——下午，大队长带警卫员洗澡去了，我悄悄遛到街上，想用刚发的两角中州币津贴买点什么。按人民政府规定：一元中州币顶一块“袁大头”。然而，当时不行，只买了两个甜烧饼。

他给人们提供了当今社会方方面面的西洋景：

——在穷山僻壤的家乡，年轻人大多都出去打工了，剩下的老弱病残在家看门；有的干脆全家连窝端，年轻人打工，年老人收破烂，扫马路，每天挣个十块二十，感到比在家好过。我家那片曾经人声嘈杂的宅院，如今仅有母亲一人居住，东西南北相邻的四个大院则都空无一人了。白天还能听到树





上的鸟声，到夜晚，凄凄凉凉，阴阴森森，就算胆子大的人，也会感到毛骨悚然。

——小货棚左边四五十米是一个通往市区的铁路涵洞，是周围居民和附近几个乡镇农民进城的必经之路。货棚的前前后后还有屠宰场、水果批发市场以及长途汽车站。因此，小货棚前车水马龙，非常热闹。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很容易藏污纳垢。有押宝赌钱的，有“不要钱摸大奖”的，有拿医疗镊子从别人口袋中夹（偷）钱的，有拿刮胡子刀片割别人口袋的，还有顺手牵羊浑水摸鱼的，等等。

——这时候后边又来两个骑车的，一看是我，把车子一扎，就骂前两个：‘你们俩想找死！这个地方还是你们耍野的地方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刑警队长的老头子，县委办公室主任的爹。我打个电话，来辆警车还不把你俩铐起来，送到大院里喝稀饭！还不给我滚！’那两个家伙这才灰溜溜地低着头推自行车走了。

——带知青的时候，在这个山区，到处都能听到猎枪的声音。鸟儿看到扛扁担的，都惊恐万状，调过头来就飞走了。在平原地区，特别是城市，很少见到鸟儿和听到鸟儿的的声音。现在连机关大院里，鸟儿也回来凑热闹了。画眉是北方大草原上的宠儿，内地大城市几乎绝迹，现在，连我们公司的大院里，也能经常听到它们清脆婉转的歌声。

他笔下的当年县大队长的“特殊”，叫人不忍卒读：

——大队长说罢，从搪瓷缸挑一筷头熟猪油往我碗里一拌，说：“这东西香，吃了有劲，你尝尝。”大队长多处负伤，非

常消瘦。他把领的“保健金”都买猪油了。……他唯一比战士们多享受的，就是用自己的保健金买的，每餐那一筷头子猪油！

他笔下的“文革”中的父子关系，叫人的心尖一阵阵颤栗：

——父亲横躺在床上，枕着一床叠起来的旧棉被，气管里发出啞啞的呜哮声，干瘪无光的眼睛不时向我投来。我知道他期待我也躺下来，跟他叙叙心里话。因为他耳朵背，和他谈话不方便，声音小了听不清楚，声音大了又怕屋外有耳，听到了会抓我的辫子。几次没有找到机会，现在时机到了，该把写信说的那些混话澄清了。一方面抚慰他那颗被我伤害了的心，另一方面也想听听他对我有什么要求。于是，我把要说的话写在纸条上递给他，然后也枕着被子横躺在床上……父亲接过纸条如获至宝，立即翻身下床，走到门前，揉了揉眼睛，让纸条映着阳光，反反复复看了几遍，然后握成一团，装进衣袋里。

他借助一块肉，写父亲的死：

——熬到第二天下午，父亲像是精神好了点，嘴里不断发出“肉”“肉”的声音。母亲明白他的意思，忙掏出两元钱，交给一个亲戚。但那年头能买到鲜肉也很难。亲戚没买到鲜肉，借来了一块腊肉。忙把一个破凳子劈开烧火，还没有炖到烂熟，怕父亲等不及了，夹出一块喂他，塞到嘴里又被他弄掉了，一星点也没吃到肚子里。亲戚邻居站了一屋子，大家都说：不行了，快准备后事吧！母亲大哭起来，亲戚们读也都声泪俱出。但父亲却还微微有气。这时一位亲戚走到父亲身边，弓下身

子对他说：“你大儿回来了！”父亲听到这个声音，忙睁开眼，看了看，又闭上了。这一闭就再也没有睁开！

他通过一个道具，写他小时候的老师：

——有一位马先生（读“马先儿”，河南旧时对老师和医生的称谓）好生厉害！同学们见了他像老鼠见猫，惟恐避之不及。他上课时，经常是腋下夹着板子，手上握着“条子”（用藤条做的教鞭）。他特喜欢用“条子”磕学生的脑袋，边磕边唱：“哒哒哒，打的叫你直吡牙！”“咚咚咚，叫你眼睛冒金星！”听到先生又打又唱，有的同学忍不住笑出声。马先生立即挥舞着“条子”，走到他跟前，很快又能听到敲击脑壳的鼓点声，又能传来那哭不得笑不得的顺口溜：“叫你哭叫你笑，打的叫你眼里夹着蛤蟆屎！”

他通过父亲、妈妈、弟弟的话，塑造他的妈妈：

——父亲走到院子里，神秘地向大门外扫了一眼，又回到屋内祈求地说：“你这次不要把钱都给你妈，也给我一点。要是都给她了，我一分钱也花不到。过去每次给你寄信，你妈给一毛钱，买邮票花八分，回来你妈就问：‘那两分钱呢？拿来给孙子买个糖块吃。’我很久没钱买药了，犯病只有硬撑着；找你妈要钱，她说：‘就那样了。吃药白花钱。’你给我点钱，买两瓶麻黄素，犯病了吃两片，也能压一压，好受些。”他还说：“你妈脾气不好，得罪一些人，在外边受了打击，回来拿我撒气，摸着什么就往我身上打。前屋撵后屋，骂着打着。是真打，可不是假打。我现在还能经住她打？”说罢又转过身去擦眼睛。可他哪里还有眼泪啊？他那干瘪的眼，已经分泌不出眼泪了！

——我母亲的声音：“年三十连饺子都没吃上，就做了四个菜。我和他吵起来。我问他：‘我从老家带来的鸡和猪肉都弄哪去了？我没吃到。’你听他咋说？‘你没吃到难道都喂狗了？’我也不饶他，我说：‘你那个血娃子就是你儿了？别的你谁也不顾了？’我跟他吵，他也一蹦蹦地跟我吵。我说：‘你要把我气死。’他说：‘你死了我挖坑把你埋了。’你说还像个人话？”

——“哪里？咱妈年青时就是这样。”弟弟不同意我的想法，他诉起苦来：“咱妈做事从不为儿女考虑。她在花卉市场里吆喝我，说给她弄来就是为了整她。我给她讲道理。我说：‘我要整你还值得费这么大劲给你接来。’我还说：‘妈，你也顾点影响。人家知道的说妈脾气不好，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我们做儿女的不孝顺，刻薄妈。’你听咱妈咋说？她说，‘我就不给你留想头’。”

他通过一碗红糖水，描画一个富家的婆子：

——这家婆子见他怀疑，讨好地笑道：“你们解放军南的北的那么辛苦，我烧碗糖水慰劳慰劳是应该的。”接着她又解释道：“这红糖是过年时，女婿拜年送的。不知道他是从哪买来的，我们没舍得吃，想着日后招待贵客。”说罢嘿嘿笑起来。

他用两三个几近调侃的真实例子，给了“文革”时期，对退役军官实行“哪来哪去”政策一个幽默：

——有一位参谋，父母是马来西亚华侨，1951年回国参军，现在也要复员了。他说：“我从马来亚来，现在马来亚国名都改了，成了马来西亚。我复员该回到哪里去？”……一些解

放战争时期入伍的同志说：“我参加革命时，城市还被敌人占领着，总不能等解放军把大城市一个个解放了，再跑到城市参军吧！”

他轻松自然地，就把理论引入了文中：

——产品从工厂生产出来，总要有一部分人通过劳动，转到消费者手里，实现它的商品价值。这可能就是政治经济学说的：物化在商品上的这一部分人的劳动。

他这样叙说对女儿的教育：

——我从来没打过女儿，也很少向她发过脾气，但这次我觉得应该表白一下态度了：“我不一概反对看文艺刊物，但反对不分时间、不把精力放在功课上去看这些书籍。”我的表情虽然严肃，但语气上还是非常平和：“你想想，中午不睡觉，下午有精力听好课吗？所以，我今天要强烈地向你表示一下我的态度，非打你一下不行。”我顺手拿一把米尺，对孩子身上轻轻拍了两下。她长这么大，这是我第一次打她。这两下可能连灰尘也不一定拍下来，但是，我和女儿的心情都很沉重。

他写景状物的笔头子功夫，叫人联想起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中，写王勉雨后观荷花池景致的韵味：

——不到中午就买了两头毛色发亮，膘肥口嫩的水牛，其中一头母牛已经有喜了。当时正是三伏天，他们赶着牛往回走，路上遇见一处水塘，塘埂上柳树婆婆，枝繁叶茂，青草肥嫩。不仅行人到此会流连驻足，牛也贪婪地啃着塘埂上的青草不愿离去。

他白描他十五六岁还是孩子时，亲身经历的一次失利战

斗：

——为什么撤？我不知道。我想：是不是我们的部队把围子里的土匪消灭光了，又去攻打别的地方？我正犹豫，张指导员又一次催促道：“还迷瞪什么？我们的部队都向南撤了。快走！”这时，我才注意到在北边一百多米远的地方，有五、六十个人前走走，后退退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还没等我反映过来，张指导员拿过通讯员的步枪，左腿弓着，右腿跪在地上，瞄准那群人连开了几枪。接着又喊：“快撤，快撤！”

他以独特的角度，勾勒台海炮战前线的诗情画意：

——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，炮战又开始了，伴随着一瞬即逝的闪光，一阵阵震耳欲聩的爆炸声。……虽然双方都在打炮，但路上仍能看到一些从容的行人，听到呵叱耕牛的声音。此景此情，使我的思想放松了好多。不仅步伐从容，而且还来了闲心观赏远处的景色。走着走着，对面迎来一群青年男女。他们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。有的女孩子还把手搭在男孩子肩上，那个亲热劲，竟忘了他（她）们还都是一群未婚的青年。……后来才知道，他们都是基于民兵，是参加了炮战，刚从阵地上下来的。

无需再寻章摘句了。只从我们分捡出来的这些片段，我们就可以分析出任丁这部回忆录的特点。

其一：行文平实，白水风格。

关于写作，有这样的一句行话：风格的形成是作家成熟的标志。任丁的语言风格是非常明显的。当然我们不能说，任丁已经是很成熟的作家，我们起码可以说，任丁是有相当的文学

功底的。

但是白水并不等于淡然无味。任丁的白水风格，不仅表现在他语言的生动，如“烧红的铁不能摸”，“当时也没有计划生育，夜里睡觉被子里腿不少”，“整条街筒子空荡荡的，横着扁担也碰不到一个人”，“眼珠子不中用，眼眶子还能中用”一类，还表现在一种别样的韵味。他叙事清楚，不慌不忙，娓娓道来，引人入胜。他的回忆录中，我们找不到矫揉造作的任何痕迹。给人以清水出芙蓉的感受。

其二，善于状物，尤擅写人。

任丁很注意写人，并把自己的某些方面的理想追求，寄托在笔下的人物身上。他以沉重的笔触回忆父亲，以审视的笔触描写母亲，以真挚诚爱的语言歌颂妻子，歌颂他的大队长和老政委，以严肃的、忧虑的眼光，打量二儿子和小外甥的生涩和缺憾，以几乎不加掩饰的口吻，表现对刻苦攻读，事业有成的女儿的喜欢，表现对老成持重的大儿子和孙子的嘉许……

他写人不限于直接描写，还善于调动人物自己的语言，他人的语言，作为自己塑造人物的工具。往往三言五语，人物的音容笑貌就已呼之欲出。再读下去。一个活生生人物，就站在你的眼前了。

其三，议论精警，画龙点睛。

任丁的议论，到底是宣传干部出身，表现出了相当强的理论基础。乍看叙述洋洋洒洒，满地放羊，忽然打住，几句小语，使读者心中一亮，明晰了满篇文章的内涵。

其四，大处着眼，小处着墨。

任丁这部作品，从上个世纪40年代末写起，个别篇章追溯到30年代。但着重写了三个时期自己的经历：“文革”前的大辩论和反右；“文革”中的支左、复员和带“知青”下乡；“文革”后经济转型期间，自己和儿女们的应变努力。这些都好似很大，很枯燥的内容，因为他从小处着手，所以写得鲜灵活现，引人兴趣。

创作业界有一句行话：故事好编，细节难找。任丁的这部回忆录，只所以能提供如此之多的生活细节，肯定与他很强的观察力和记忆力分不开。这一点上，我对任丁真是佩服有加！

4 这部书稿，因为我是第一阅读人，所以我也是第一个受益者，无论是文字上，手法上还是思想上，我都受益非浅。我想，这或许是所谓的冥冥之力，对我三十年没有忘记任丁的回报。我还想说的是，这部书稿出版以后，会有更多的人，能够从书中汲取对自己有用的营养。特别是一两百年甚至更长以后，距离这部书反映的时代远了，喜欢历史，研究历史的人，创作历史题材作品的人，如果看到了这部书，一定会有人大喜过望。就像我们看到唐朝的《天宝遗事》一类书籍，看到宋朝的《东京梦华录》一类书籍，了解到了唐、宋宫廷、市井生活的零雨断鸿，产生的新鲜感一样。那么，这部作品将更加弥足珍贵。

5 任丁写这部书稿为什么？

我认识的一个企业家，很有特色的农民诗人，以自己的人生道德圆满为最大财富，最大骄傲的人，多次忧心忡忡地对我



说：商品经济对我们的最大冲击，是对东方文化理念和传统道德坐标的冲击。因为这种理念和道德哺育起来的一代人还在，这种冲击被受到了一定的阻击。但是，这一代人走进历史以后，这种阻击力必然大大减弱，不知道东方理念和传统道德将会如何？

任丁是不是如是观？不得而知。但是，任丁不止一次地告诉我，他写这部回忆录的目的，是想给儿女们留一点东西。

留什么呢？他没有说。但他在书中已经回答了。

任丁稿子里涉及的人、事很多，好像没有标准界限，其实一脉青山若隐若现，这就是东方的传统道德。

他忠于祖国，孝敬父母，忠于爱情，善育子女，言行一致，忠于职责，度己度人，热心助人，交友诚恳，嫉恶如仇，勤劳忠厚，好学上进，严己宽人，善解人意，淡泊名利，衣食俭朴……

他留给子女的就是这些东西！

这是他留给他的子女的最大财富——我们说——但又不仅仅是，这也是一代中国人，留给后来人的最大财富！

